

# “常回家看看”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

□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



“常来的依然常来，不来的依然不来”的客观现实，不仅让人心伤，而且考验着法律的执行力。在我国进入老年社会的当今，在空巢老人日渐增多的当下，从心灵上、精神上上去关爱老人，我们都应该努力。

据本报9月22日报道，今年9月19日是新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正式实施后的

第一个中秋节。新法规定，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，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。中秋节期间，记者走访海南海口多家养老院发现，常来探望老人的子女依然常来，不常来的依旧不来。另据《大河报》报道，中秋节前，居住在河南洛阳市一家属楼内出租屋的空巢老夫妇离世，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。

说好了今天要带孙子来看我的，可又打电话说下雨不方便来了；说好了今天回来吃饭的，可又打电话说有应酬不回来了——空巢老人期盼着于节日回家团圆，望眼欲穿……这样的现象相信不是海口几家养老院独有，也不是个别家庭的特殊现象。不仅一些有稳定工作的入没能“常回家看看”，而且那些

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，“常回家看看”也只是说一句奢侈的承诺。所有这些让我们认识到，“常回家看看”，远不像歌词唱得那样轻松，远不像网友说的那样简单。“常回家看看”俨然成了一个道德“沟坎”，成了一些人说不出来的痛。

“常回家看看”入法容易执行难，有多方面的原因，从客观上说，与父母不在一地的经济实力尚可的人，空闲时间少，多数采取电话问候、短信祝福的形式向父母表达亲情；而经济条件不好的人，比如农民工，虽然归心似箭，但回家一次的经济压力不小，且有些用人单位强迫员工加班，剥夺了农民工假日回家看望父母的时间。与父母在一地的，有的自认为回家的次数不少，有的因为

各种各样的因素，并不把和父母一起过节当回事。从主观上说，有些子女并没有将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法律义务放在心上，再加上父母一般也不会因为子女不回家看望而指责子女，一些子女甚至将探望父母当成了麻烦事，于是，道德义务被放在了一边，法律义务也没有装入脑袋里。

“常回家看看”有名无实，不仅是道德的尴尬，也是法律的尴尬。一方面，看望老人这种精神赡养是出自于亲情，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自愿。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崇尚孝道的国度，“常回家看看”不应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。因此，每个人都要有“常回家看看”的心；另一方面，“常”的概念并不明确，对于拒不回家探望老人的人，拒不为员工放假的用

人单位，无法量化的条文让法律约束很难奏效。

“常来的依然常来，不来的依然不来”的客观现实，不仅让人心伤，而且考验着法律的执行力。在我国进入老年社会的当今，在空巢老人日渐增多的当下，从心灵上、精神上上去关爱老人，我们都应该努力。

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在社会道德方面进行提倡，尽量给百姓创造更多回家看望老人的机会。用人单位应该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，给员工们留出回家的时间并提供必要的支持。“常回家看看”，让其成为一种习惯、一种传统传承下去。无论如何不能让“常回家看看”仅仅成为法律唱的独角戏。

## “捐赠连降”倒逼公益慈善转型升级

□舒圣祥

民政部发布的《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》显示，去年全国接收捐赠总额约817亿元，是我国年度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。其中，红十字会系统募捐额也连续两年下降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一位副司长说，导致捐赠总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、重大自然灾害减少等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郭美美“问责风暴”持续负面影响，此外，捐赠人权利意识也开始觉醒，盲目捐赠的行为大量减少。（见9月22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全国接收捐赠总额连续两年减少，一方面意味着人们的捐赠热情正在减退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弱者所能得到的帮助有可能会相应减少。相比经济总量、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，捐赠总额的持续减少，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，更不值得像某些网友留言那般幸灾乐祸——有的网友片面将捐赠总额减少直接与红十字会挂钩，其实这绝不是红十字会的事情，只不过，在红会募捐额已占全国接收捐赠总额下降比例更大一些而已。

慈善捐赠额连年减少，当然与全球经济形势相关，也与郭美美事件存在关联，但是将全部原因，归于郭美美事件，显然是不恰当的。郭美美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，真正的问题是，整个公益慈善行业，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高。这些慈善组织面临公众对其透明度、执行力、工作效率的质

疑。随着捐赠人权利意识的觉醒，慈善机构迟迟不见提升公信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。捐赠额随之出现下降，于是成为一种必然。

同时，全国慈善捐助总额不断下降，也意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的慈善模式正在渐行渐远，预示着仅有一块光鲜的慈善机构牌子，就能源源不断地募钱，然后关门无需对捐赠人与公众有所交代，这一套越来越行不通了。

慈善捐赠额连降是一种警示，也有望形成一种倒逼力量，倒逼公益慈善转型升级，即中国慈善需要有一个更加健康、更加规范的未来，用公信力取信于捐赠者和公众，用专业性和有效性造福急需救助的弱势群体；公益组织应有一定分工，共同服务于需要关注的社会角落，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。

也就是说，公益慈善组织必须变得更专业、更人性、更高效。慈善的未来应该表现在那些为慈善公益模式不断创新、不断提高慈善有效性和公信力，坚持为公益建设扎实做事的种种努力之中。就像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方式，需要转型升级，公益慈善事业同样需要转变方式、转型升级。几家独大、广而不精，缺乏透明性的粗放慈善模式难以满足公众需要，公益慈善必须“术业有专攻”，以透明运作模式赢得公信力。



（上接第1版）  
老乡们零零散散的念叨，拼出了兰辉当年的模样：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不管晴天雨天，总是脚踩一双黄胶鞋走村串巷，挽起的裤管满是泥点子，和农民没啥两样。  
8月入秋，夕阳的余晖洒在后山，收获的果实刚刚塞满箩筐。  
兰辉当年亲手栽种的树苗，已经连成一片绿阴。

镇干部说，乡亲们轮流照看，格外仔细，因为这是大伙儿“对兰辉最好的念想”。  
是啊，在兰辉心中，哪里的山也绿不过北川的羌山，哪里的地也好不过勤劳质朴的家乡人。担任副县长后，兰辉分管过公安、消防、安全生产、民政、老龄、双拥、交通运输、保密、档案、地方志、残疾人等十几档工作。无论怎么忙，“一定要去村里看看”的习惯始终未改。  
这山到那山，一村又一村，群众常常围着他七嘴八舌，哪怕是“芝麻绿豆”，他都一条一条记在“小本本”上。

面前那些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，那些因劳作而皴裂的手，都会让兰辉少年时代的记忆一次次变得清晰：每天放学后要帮父母到茶场采茶，到工地背砖，工友们送过来的水、递过来的手巾，都是苦中的甜、心窝的暖。  
“他对百姓疾苦有切身感受，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岗位，都把群众放在心里。”邻居范芸芸说。“别叫我县长，把我当自家亲人！”  
这山到那山，一村又一村，兰辉成了老百姓的知心人。

兰辉常说，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。因为“好管闲事”，他的手机号成了北川的“群众热线”。  
至今，许多他帮助过的人，依然保存着他发来的短信。

最近生意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困难？——在兰辉的帮助下，曾被称为“北川可乐男孩”的残疾青年杨彬自主创业，开办汽车美容店、北川特产店。  
工作顺利吗？日子过得去吗？——在兰辉的协助下，靠蹬人力三轮车维持一家生计的母亲贤当上了县档案局的门卫，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。

生活费还够不够？在读哪些书？——在兰辉的帮助下，特困家庭子弟林涛放弃了辍学打工的想法，考入绵阳师范学院。  
这就是兰辉。哪里有需要，他就在哪里。群众的冷暖，都在他心里。  
这些年，兰辉与20多个困难家庭的群众结对子，他用自己的工资尽力资助这些“亲戚”。  
“我们领导干部有朋友圈、生活圈，但首先要有群众圈。”这个基层干部的“为官之道”，是多么朴素，又多么鲜明！  
兰辉走了，人们还在重温他的微博“曲山兰辉”。  
一次，一网友发帖反映北川某驾校教练吃拿卡要，他随即公布了驾校校长电话，让网友打电话投诉。  
而另一次，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抱怨，为什么到夏季了，中午还是1点钟上班！太不人性化了，谁能改改这作息時間。  
兰辉回复道：若你是青片或片口的老百姓，早起坐头班车到县城办事，遇到工作午休，太阳晒得你怒火中烧，下午还没有找到办事部门又遇下班，一晚住宿上百块。你又咋想！为百姓着想，牺牲一下午休吧……  
这就是兰辉。对百姓诉苦，他俯首倾听，对群众利益，他尽心维护。  
兰辉走后，“百度贴吧北川吧”的网友们才知道，那个发帖近万条的热心网友是兰辉，网名“scbchi”就是“四川北川兰辉”的汉语拼音首字母。  
也有很多老乡至今还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常让他们搭“顺风车”的“瘦瘦的中年人”就是兰县长。  
曾经的上访户聚在一块儿，给县委和县政府捎来封信；兰县长是个好人啊！他就像寒冬里的太阳，有了太阳就不怕山沟沟深；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他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暖和……兰辉走了，把一颗心、一世情都留给了这方土、这方人。  
他满怀温情的话语，依然在大山深处回响：“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，所以我和老百姓有天然的感情，我们今天的干部就是要给群众真心实意地做事，以心换心，以情换情。”  
他就是北川的“活地图”，大大小小的路，都装在他心里。  
兰辉走了，司机陈邦清的心一下子“空”了。“他总有跑不完的路，现在终于可以歇歇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这个壮实的汉子眼圈红了，背过脸去。  
是啊，担任副县长的3年间，兰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上。北川大大小小的路，都装在他心里，他是北川有名的“活地图”。  
1800多公里的新建道路，记着他沾满黄泥的鞋印；23个乡镇的标准客运站，记着他一丝不苟的检查；山区农村的客运班车，记着他隔三差五的暗访……  
从唐家山隧道走出大山的群众记着：兰县长代表党和政府，给我们修了阳光道！  
3年间，兰辉的车跑了24万公里，相当于平均每天200公里，每个月把北川跑三遍。  
一次又一次，震后废墟中的北川，刺痛着兰辉的心；九成以上的断路，断桥走不了，20个乡镇的群众出不来，262个村成了孤岛。



### 枪手与骗子
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，9月和10月是各种考试的高峰期，一些考生试图靠“捷径”通过考试，费尽心思找枪手替考。尽管替考网站诈骗屡被曝光，记者近日发现，替考网站仍大量存在，并且随着考试高峰的临近，枪手的生意还颇为火爆。有关部门不断收到受害人上当受骗的举报。

面对骗子的无孔不入，各地公安部门的官方网站或微博不断发布防范网上代考诈骗的提示，信息细化到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，但是仍然防不胜防。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，有些人一方面要求相关部门打击骗子，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找枪手代考，受骗上当的消息不断涌现也就不奇怪了。如此看来，出现这样的现象，与其说是骗子狡猾，不如说是受害人主动上当受骗，因此，防范骗子首先必须自省。

□李法明/画 小郭/文



## “有编制不干活，临时工在一线”的背后

□张海英

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日前接受记者采访，在谈到基层政府乱象时指出：“现在基层政府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，有编制的人不好好干活，却聘用一些临时工冲在一线，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人浮于事的现象。”（见9月2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近年来，某些基层公务员上班时炒股、缺岗、玩游戏、听歌、看视频等，不是被媒体暗访后曝光，就是被纪检部门人员暗访后曝光、处理。在公务人员人浮于事的情况下，一些单位却招聘大量临时工在一线替公务员干活。可以说，专家披露的“有编制不干活，临时工在一线”乱象的确存在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乱象，是因为人员编制

与工作量不成正比，一些单位招聘临时工过于随意。这就是说，“有编制不干活，临时工在一线”并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问题，而是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某些基层政府的管理乱象。

招聘临时工，必然要给临时工支付报酬，而报酬的来源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是挪用财政拨款，拿着财政资金养活临时工而公务员不干活，与预算审批不严格有关。另一种来源是部门自己

的小金库，如某些部门有乱收费、乱罚款的权力，要么直接用乱收费获得的资金给临时工发工资，要么让临时工去收费、罚款然后拿提成。  
这种乱象迟迟得不到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即身处一线的临时工一旦工作上出现间题，或者本是公务员的问题，责任统统推到“临时工”的头上，然后做临时工辞退，这样，部门的问题、公务员的问题都在“辞退临时工”的处理中被掩饰了。



“忙”。  
“这么些年，盼也盼不回他。”望着微微泛黄的结婚照，兰辉的妻子周志鸿眼神空空，声音干涩。  
“那会儿我们常去跳舞，国际标准舞，羌族锅庄舞，他都跳得来。”曾经的幸福，既遥远又清晰。  
如今，妻子的辛酸和遗憾，不知说给谁听：女儿出生第三天，他去了抗洪一线；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出游是10年前；给他打电话一般只回复三个字，“忙得很”；和他吃饭，刚拿起筷子又有电话；地震后说要照张全家福，总也没时间……  
那个诗书满腹的才子何尝不想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；那个孝顺懂事的“二娃”何尝不愿，一家老小，其乐融融。  
可是，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，必须承担。他只能深深藏起对家的依恋、对亲人的愧疚。

2012年1月22日，他在微博中写道：2009年除夕在我们租的栖身场所慰问遇难家长，2010年除夕迎当年的救援者，2011年除夕与援建者们共度。今归常态……父在餐中突说了句：“那天晚上（5·12）好冷又饿，脚疼不能走，还是人家（救他的老杨）背我逃离。”桌上无语。我（的）亲人们，你们当时在哪里？做什么？良心永拷问。  
没有人问过：地震当天在山区调研的兰辉怎样死里逃生？怎样自告奋勇地领着100多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？回来后得知母亲和嫂子遇难时他又怎样的悲狂……  
同事们只记得，崩塌的山体将兰辉的家整体掩埋，兰辉和大家一样，顾不上流泪就投入救灾，不眠不休，像台机器，双手刨出了血……  
灾后的北川，没有人忍心去触碰，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人，心中埋下的哀痛；但是很多人都能体会，那些为公而忘私的人，暗自吞咽的孤独与寂寞。

多少次，兰辉静静地听着《遥远的妈妈》的手机铃声，泪落如雨；又有多少次，他呆坐在老县城医院的废墟边，一言不发。  
2013年4月11日，48岁生日，他又写下怀念母亲的诗句：……行千里行万里，四十八年游历，终究回到原地，在思念挤满望乡台时，您，凝视襁褓中的我……  
兰辉走了，临别时，依旧来不及儿女情长。女儿说，今年4月中旬接到爸爸电话，他说：“我在厦门出差，平时没时间来看你，想顺道来看看你。”我告诉他：“别来了，还是赶紧回去做手术吧，等暑假我们就能见面了。”  
妻子说，那天早上给他装药，他还说等忙过这段，再陪我去跳舞；那天下接他电话，山里信号不好，他该是说要回家吃饭……

他用一生，走进了故乡的山和路，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

兰辉走了，留给家人的就只有一个字

兰辉走了，如一缕清风，不带走世间半点尘埃。

“他没什么私人物品，奖状和笔记都捐给政府，要不了更难过。”这段时间，妻子把自己关在家，默默地整理兰辉的遗物。

是啊，兰辉的衣服，数得过来的几件。外套洗得泛白，毛衣严重起球，鞋子除了一双补了，和山里的群众比，不晓得要好多少倍”。  
在吃上，他不讲究，“吃饱就行”。下乡从不打招呼，就吃政府食堂或是街边小店。  
同事们说，有推荐表彰、调任升迁，他总是先人后己，谦虚礼让；有赴外考察、休假培训，他总推辞说“工作丢不下，还是下乡好”。下乡检查，他恳请记者多拍群众、少拍领导。

“人不能只顾自己，要多为别人想想”——这就是兰辉的胸怀，无论做人还是为官。  
兰辉走后，很多接受他帮助的群众才知道，兰县长家里并不宽裕。他的爱人在一家单位打零工，哥哥在一个小区当保安，弟弟在绵阳一家酒店打杂，但“没有一个靠得上他”。  
“二哥就是犟脾气啊，亲戚朋友都知道找他帮忙也是白找。”弟弟兰强说，他常对我们说：“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，只有身正行端，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这方土地和人民。”  
这就是兰辉的品格，有大山的质朴，也有大山的坚毅。

兰辉走了，北川的群山，还依稀听到他最爱的歌：《我的祖国》、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，还有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。  
下乡途中，车上的音乐因为山路颠簸时常断断续续，可兰辉却陶醉其中，享受这片刻的轻松，停车休息，他会拍摄下连绵的群山，在微博上展示“家乡处处有美景”。  
现在，这个以山为伴、以路为家的人，永远长眠在路上，安睡在山的怀抱里……  
送别兰辉，这山那山的人都赶来了。  
按照回族习俗，不能献花圈，也不能鞠躬。人们紧紧握住兰辉家人的手，痛哭失声，“兰县长不在了，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吧！”  
他用一生，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，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。

兰辉走了？  
不，他还在！他还在故乡的山水间，还在永恒的回忆里。  
“北川吧”里，人们创建祭祀灵堂，把他生前的诗作发表在那里；……航行，是回溯还是追溯，这里就是港湾，夕阳会挽所有潮起潮落的浪花，听风再奏思念曲……（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）